

舌尖上的兩岸故事： 「台北味」香飄昆明夜

蚵仔煎熱氣騰騰、鹹酥雞外酥裡嫩……剛剛過去的這個暑期，位於雲南昆明市中心的新晉熱門打卡點台北街人頭攢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在此品嚐正宗「台北味」。

「台北有一條昆明街，現在昆明也有台北街。這不僅是美食街，更是雲台青年合作創業的起點。」台商陳啟展介紹。

祖輩「下南洋」經商的經歷，讓陳啟展種下開拓與冒險的種子。大學畢業後，他從微生物專業逐步向農業、投資、企業管理等領域跨界探索，先後在多家大型台企擔任高管。

2016年，陳啟展首次「登陸」四川創業。「農業是阿里山當地人的生活來源之一，高山茶、咖啡等規範化的種植經驗，同樣可以幫助大陸民眾。」他一邊引入台灣農業經驗，同時不斷瞭解大陸各地市場情況。

2024年5月，陳啟展把創業版圖延伸至昆明，聚雲台兩地的文化、旅遊和美食領域。他發現，早期來滇台商多以花卉、茶葉等第一產業為主，如今旅遊業正成為新焦點。

「現在的昆明是中國面向南亞東南亞的樞紐城市，是被早期台商忽略的市場。」陳啟展表示，作為他在滇落地的第一個項目，昆明台北街不只看重美食文化交流，更要做台青到此創業孵化的起點。

下午3點多，台北街上聚集了不少食客，大腸包小腸、鹹酥雞、旗魚黑輪、愛玉冰等美食琳琅滿目。放眼望去，融合滇西古建築特色的牌坊、源於閩南古厝的攤車亭亭，來自台中黃永卓老人的眷村彩繪，讓兩岸同根同源的文脈在此交匯。

陳啟展介紹，開街以來，台北街日均接

待遊客過萬人次，由原本的臨時企劃走向常態運營。提昇改造後，準備迎接當地美食入駐。目前街區近30個商家中，不少是富有創意的年輕人。

將炭烤後的糯米腸剪開，加入花生碎、酸菜、九層塔等配料，再夾入一根小香腸，「大腸包小腸」就此完成。在台灣夜市打拚四十多年的敏敏說，這裡不少人能脫口而出「人生無常，大腸包小腸」的標語，讓她倍感親切。她說，很多顧客主動幫忙宣傳，攤位業績增長很快，「這邊人情味跟台灣一樣」。

曾在上海工作多年的台灣青年林益生跟隨台北街來到昆明。他曾帶著家族傳承的美食旗魚黑輪，行走重慶、成都等城市。「我目前考慮將更多精力放在大陸，計劃開設分店，在味覺上實現昆明和台北『零距離』。」

陳啟展說，在台灣，很多城市街道以大陸地名命名，台北昆明街所在的萬華區，舊稱艋舺，是台灣最早發展的商埠之一，也是文化與美食交匯之地。如今昆明台北街與台北昆明街遙相呼應，更加深了彼此間的情感聯繫。

「越來越多台青將目光從北上廣投向雲南。」目前，陳啟展加快籌備「昆明台灣青年創業園」，將其作為台商在西南地區的服務駐點，為台青創業提供落地支持，並為兩岸創業青年牽線搭橋，讓彼此取長補短，合作共贏。

「血緣、商業合作、文化交流等，兩岸很多東西是斷不了的。」陳啟展說，航線更加通暢、政策落地順暢是台商們的共同期盼。「我們先從一條街開始，如果能帶動更多年輕人的腳步，那就值得。」

羅婕 / 中新網



▲遊客「打卡」雲南昆明台北街。
汪燕 / 攝



▶台商陳啟展（右一）與雲南昆明台北街入駐商家交流。
羅婕 / 攝

昆明好在

抬頭望一眼初昇的太陽，連綿群山外，有一個地方叫昆明。那裡生產綠殼的春城牌香煙，我故鄉的人們叫它「青蛙皮」，視若珍寶。火柴也出自昆明火柴廠，黑頭小鬼們齊排排簇擁著，抽出一根輕輕一劃就變成火焰。那時我以為火柴盒是魔盒。那時我在故鄉大山山，從未想過有天會在昆明安身立命。

山重水復，昆明離我太遠了。那裡屬於雲南，站在家門前，我能看到的最高的那座山，藥山，便屬於雲南。我家和藥山之間，還隔著金沙江。那時我還不知道，這一生會何去何從。但就像每一隻鳥兒都渴望飛翔，我也曾時常眺望青山之外，遠方空濛，另外的世界。

我只有「一具肉身」，而這世界有那麼多城市。我只能擇一棲居。就像這世界有那麼人，只有一人能陪伴終老。當某天，我天南海北四處亂跑後，落腳昆明。我想，這是我與它的緣份，是我兒時遙想它的回應。

2003年，一輛風塵僕僕的客車將我吐在菊花村客運站。正是九月，如果這地名真與菊花有關，那它正是盛放之時。此後的九月，我都會想起初入昆明時的情景。樓房如林，讓人眩暈。可是，我要像一株羞怯的稗子，在這堅硬的土地上開始新生活。我的背包裡有兩本發表過我作品的文學雜誌，這微弱的夢想一如多年前的火柴之光。而生存是狂風巨浪。我甚至來不及看一眼碧藍的天空，也忘記感受這秋日的暖陽，溫暖如絮。我甚至忘記了，我到過的其他城市的寒涼，而這裡四季如春。天賜之城呵。

那時的滇池路還算是城郊，低調的別墅暗度陳倉。渣土車橫衝直撞，黃塵滾滾；44路公交從海埂公園開往昆明站，需要和同一路線的私營中巴搶生意。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那時年輕，雙腳便是馬達。滇池在幾公里外。小商販在大壩上賣裹了雞蛋清的油炸小白魚。

我的職業是房產經紀人。一群和我一樣來自鄉村卻不甘平庸的同行，狡猾如黃鱔，刻在心上的四個字：出人頭地。白天帶人看房，看得心裡哀傷——這城市，這麼多房子，沒有一間屬於我。而夜晚則不一樣。拉下捲簾門，十平米的辦公室，屬於卡夫卡、杜拉斯、庫普林、勞倫斯等人不死的靈魂。有時候白天也讀，不忍釋卷，難免錯過客戶。我的中篇小說《四〇一》正是源於這段經歷。

我的寫作始於抵達昆明之前。但是這城

市讓我坚定了寫作的道路。我曾有一段沒於一二一大街的經歷。那裡有著名的西南聯大舊址。當年的教室還在，不遠處便是聞一多的衣冠塚。一二一大樓裡有朱自清的蠟像，還有他出的試卷。如果時光倒流至1937年，我會在這條街上遇見劉文典、陳寅恪、沈從文、錢鍾書……幾十年後，畢業於這條街上的雲南大學的著名詩人於堅在《昆明記》裡寫道，「昆明是座詩人之城」。

我在昆明度過了最好的年華。年輕、消瘦、衝動、倔強。當有天從涼山轉走了戶口，我知道，這一輩子都要生活在昆明瞭。「好在，這是一句昆明話，舒適之意。昆明好在，我選擇在這裡居住。我清楚記得我住在某個地方時，寫下了哪些作品。我們相互見證。它知道我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我知道它2003年後的變化。至於更早的昆明，在於於堅的《昆明記》裡，在羅養儒的《雲南掌故》裡。

到今年九月，我來昆明23載。這是什麼概念？如果我來時結婚生子，如今孩子應該已經大學畢業了。齊豫在《橄欖樹》裡唱：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離鄉之人的常態是：一邊想起故鄉，一邊適應異鄉。直到某天，把他鄉當成了故鄉。沒有永遠的故鄉，或者說，人是流動的故鄉。

我的文學始於顛沛流離，但成長於昆明。我身處昆明，回望涼山，這樣的空間剛好能夠屬於文學。昆明和涼山，我的兩個故鄉。一個用來回憶，一個用來生活。彷彿隔得遠了，那些人物才能在記憶裡活起來。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大概不會寫出跟昆明有關的小說了，因為我沒有離開的打算。

作家 包倖

【作者簡介】

包倖，1980年生於四川涼山，2002年開始發表小說和散文。出版有長篇小說《青山隱》，小說集《沉默》《十尋》《路邊的西西弗斯》《風吹白雲飄》等。曾獲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山花文學獎、華語青年作家獎中篇小說主獎、長江文藝雙年獎、雲南文學獎、歐陽山文學獎、邊疆文學獎、川觀文學獎、滇池文學獎等。現居昆明，任《滇池》雜誌主編，雲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大理洱海海菜花開 生態廊道變身「會客廳」

初秋的洱海，碧波如洗，與蒼山雲影相映如畫。生態廊道上，遊人如織，或騎行、或漫步、或拍照打卡。這條貫穿龍龕碼頭、才村碼頭、磽溪村S灣等網紅打卡地的湖岸線既守護著洱海清波，更成為市民遊客共享自然之美的「城市會客廳」，展現出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動人圖景。

「高原明珠」洱海是雲南第二大高原淡水湖，位於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被大理人民譽為「母親湖」。洱海西側長129公里的生態廊道通過「人退湖進」築起洱海「綠色隔離帶」，將大理獨特的人文歷史資源、自然景觀資源、民俗客棧、田園花海等新業態新產品融為一體，成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大理樣本。

近年來，「廊道經濟」帶動周邊民宿、非遺體驗等產業陸續，吸引市民遊客前來品味「蒼山不墨千秋畫，洱海無弦萬古琴」的詩意，享受洱海帶來的寧靜與美好。今年春節假期，洱海生態廊道接待遊客突破百萬人次。然而，這片如今令人流連忘返的碧水清波，也曾經歷過發展的陣痛。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大理城鎮化進程加快，洱海流域人口快速增長，污染負荷加劇，曾數次出現藍藻大面積聚集。

2015年，雲南打響洱海治理攻堅戰，通過劃定「三線」、實施生態搬遷、濕地修復、植被恢復、污水截流等系統治理，推動洱海保護從「一湖之治」邁向「流域之治」「生態之治」。

其間，在區域轉型發展的基礎上，大理把洱海治理推向新的高度。投資逾91億元人民幣，實施囊括生態修復和濕地建設、生態廊道和若干環境監測站點建設等環洱海流域湖濱緩衝帶生態修復與濕地建設工程。其中，生態廊道串聯洱海濕地4萬畝、庫塘307座，

退還湖濱帶1706畝，搬遷居民1806戶。

多措并举之下，洱海的水更清，環境更優美了。曾消失多年的「水質風向標」海菜花，重新大面積出現，成為夏秋季節洱海一道亮麗風景，沿著生態廊道騎行成為許多遊客來到大理旅遊的必打卡項目。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24日，大理市獲評「國際濕地城市」，成為中國第二個獲此榮譽的縣級市，也是雲南省首個。

中共大理市委副書記、大理市市長王劍介紹，目前洱海流域27條主要入湖河流水質優良率常年保持在100%，洱海水質穩定在優良水平。

近年來，咖啡成為「慢生活」的代表，在洱海廊道旁也不例外。三年前，從小在洱海邊長大的白族青年杜傑在生態廊道邊開了一家咖啡館，廊道美景成為店鋪的「流量密碼」，生意火爆，常常一座難求。

「短短幾年，村民從最初對建設生態廊道的不解，轉變為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洱海。大家都深刻理解了『洱海清，大理興』。」杜傑稱，在大理，每月第一個星期六為「洱海保護日」，大家會開展志願服務和科普宣傳。

在這裡，遊客不僅能品嚐咖啡，更能沉浸於自然之中，感受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寧靜美好。

獲評「中國體育旅遊十佳精品線路」的大理洱海生態廊道體育旅遊線路，為運動愛好者帶來「人在畫中跑」的美好體驗。「在蒼山洱海間、波光粼粼的湖畔跑步，是一種享受。」來自上海的跑友王曉娟說。

頭戴花環、身披彩色圍巾，來自北京的遊客陳珊在生態廊道網紅打卡地磽溪村S灣迎著微風與洱海合影。「一直嚮往電視劇裡『有風的地方』，親身體驗，果然不虛此行。」

時文枝 / 中新網

雲南瑞麗緞絲從「軟」到「硬」 折射邊城發展變遷

在中國與緬甸邊境的雲南省德宏州瑞麗市，清晨的煙火氣當中，必有一碗熱氣騰騰、香氣四溢的緞絲。

瑞麗的緞絲製作技藝源自百公里外的騰沖，而騰沖的技藝追溯更為遙遠。明朝洪武年間，騰沖胡家灣先民從湖南長沙府及中原各地遷居至此，融合南方以稻米為主食的特徵，將蒸熟的米飯舂成粳粿團，再運用北方麵食擀製製作的方式形成這種地方特色美食。

瑞麗緞絲的製作與騰沖相似，大米經過浸泡、蒸煮、舂搗、揉製等一系列複雜的工序，最終成為一根根粗細均勻、潔白如雪的緞絲。區別在於，瑞麗緞絲要再加上一道曬乾程序。

雲南各地方緞絲以「鮮軟」為主，而瑞麗的緞絲以「乾硬」為要。瑞麗劉佳乾緞絲廠總經理劉傑告訴記者，「30多年前，我爺爺創辦緞絲廠時還是新鮮軟緞絲，慢慢變成硬的乾緞絲。」

瑞麗緞絲為何「乾硬」？其一是這裡海拔與緯度均較低，氣候炎熱，乾緞絲更容易保存，當地傣族製作的乾米線也是因此。

其二源於瑞麗的發展歷程。中國改革開放之時，瑞麗是中國約2.2萬千米陸地邊界線上，僅有兩條街道的小地方。

改革開放後，瑞麗搖身變成中國最早一

批沿邊開放的城市，吸引大批「淘金者」。後來，瑞麗成立了姐告口岸邊境貿易經濟區，開發邊境旅遊，探索「境內關外」模式，均是開中國先河之舉。

此後，通過邊境瑞麗與緬甸互通有無，貨物大進大出，外來人員熙熙攘攘。創造出中國邊境看雲南，雲南邊境看瑞麗的奇跡。現今，瑞麗已是中國著名邊境貿易、邊境旅遊城市，城市規模擴大了近20倍。

劉佳乾緞絲廠歷經30多年，跟隨瑞麗一起發展，從小作坊變成年產值千萬元人民幣的工廠，名字從「劉家」改為適應市場個性化的「劉佳」，緞絲從「軟」變「硬」更能融入快節奏的生活。

清晨，忙碌的瑞麗人從櫥櫃取出乾緞絲，用熱水浸三分鐘便能泡軟，再加佐料下鍋烹煮，頃刻間就能吃上有彈性且爽滑的緞絲，這比泡麵多一分地道風味。

多年來，瑞麗以邊貿奇跡和邊境風情吸引了大量國內外遊客。遊客離開瑞麗後，惦念著乾緞絲獨特的風味。劉傑說，他們的乾緞絲因為可長時間保存，近些年通過快遞銷往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融入瑞麗國際貿易版圖。

繆超 / 中新網



▲2025年暑期，昆明老街成熱門旅遊目的地。

李嘉嫻 / 攝